

总主编 白庚胜
本卷主编 汪宗文

中国民间
文化遗产
抢救工程

THE PROJECT TO RESCUE CHINESE
FOLK CULTURAL HERITAGES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



安徽滁州·
南谯卷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知识产权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 昕
执行编辑：王金之

特约编辑：门书之
责任出版：卢运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安徽滁州·南谯卷/白庚胜总主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5130 - 0946 - 1

I. ①中… II. ①白… III. ①区 (城市) - 民间故事 - 作品集 -
滁州市 IV. ①I277.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5482 号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安徽滁州·南谯卷

总 主 编 白庚胜

本卷主编 汪宗文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箱：bjb@cnipr.com

发行电话：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传 真：010 - 82005070/82000893

责编电话：010 - 82000860 转 8111

责编邮箱：sunxin@cnipr.com

印 刷：滁州市彩色印刷包装厂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15.25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440 千字

定 价：48.00 元

ISBN 978 - 7 - 5130 - 0946 - 1/I · 188 (3828)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春天的故事（代总序）

白庚胜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21 世纪是与中国民间文艺保护的春天一起来到神州大地的。

正如 20 世纪新中国历史开篇注定要从知识界对民间文艺的关注及其从中寻找现代化的资源与动力开启那样，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精英阶层乃至普通群众，在新纪元伊始之际亦把深沉的目光投向了中华大地上五千年积淀丰厚的民间文艺遗存：几多焦虑，几多审视，几多期待……

辛巳之春，在送走整整一个世纪的痛苦与欢乐、牺牲与胜利之后，随着 4 月的和风一寸寸染绿京城的街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终于完成了新统帅部的组建，并在冯骥才主席的倡导下作出了用 10 年时间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战略决策。其内容是对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 56 个民族的民间文化作一次“地毯式”的大普查，最终编纂出版县卷本《中国民俗志》（3 000 卷）、省卷本《中国民间美术图录》（31 卷）、专题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20 卷）、《中国剪纸集成》（50 卷）、《中国唐卡集成》（20 卷）、《中国古村落民居集成》（50 卷）、《中国服饰集成》（60 卷）、《中国彩塑集成》（10 卷）、《中国民窑陶瓷集成》（10 卷）、《中国皮影集成》（10 卷）、《中国民间杰出传承人集成》（100 集）、《中国史诗集成》（300 卷）、《中国民间叙事长诗集成》（500 卷），并命名一大批民间艺术家，建立一系列民间文艺之乡与民间文艺保护基地、传承基地，建设民间文艺数

据库。其目的，不外乎是固守中华文明根脉、传承中国文化薪火。

想当初，没有上级的指示，没有企业的支持，没有出版社的承诺，一切都只是一个发生在初春里的梦。于是，多少赞叹如春潮涌起，多少怀疑似涛声依旧，多少讥讽穿行在街巷，多少风险横陈于前路。但是，紧迫感、责任心使我们义无反顾，民间情怀、国家利益令我们坚定前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众志成城，誓将梦想化现实。

由于顺应了发展多元文化的时代潮流，也顺应了弘扬民族精神、实现中华复兴的党心、民意，春天的梦想一天天成长：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扶持优秀民间文艺及国家级大型文化工程之后，中宣部决定襄助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在获得民间文艺界前辈贾芝、冯元蔚诸先生的全力支持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新闻发布会于2003年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实施工作会议于2003年3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正式召开，第一批实施省区及专项随之开展行动。

作为主干项目，编纂出版包括《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在内的“中国民间文学全书”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动议之初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这是因为：作为这项工作重要基础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的组织系统仍然存在；其省卷本编纂工作仍在进行；大多数地区都已编定有关县卷本。我们相信，它定能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第一批收获。

难忘啊，从1984年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当时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曾先后动员200多万名民间文艺工作者从事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间文学普查，先后收集到40亿字的文学资料。其中，包括184万篇民间故事，302万首民间歌谣，748万条谚语，各种专集4000多种。这是一笔多么丰厚的遗产！如今，作为这项工程的最终成果《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



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省卷本的编纂出版正在接近尾声，而曾经主持这项工作的钟敬文、马学良、姜彬等领袖人物却长眠大地，再也看不到这赏心悦目的收获，还有许多民间文艺传人早已作古化春泥，许多“三套集成”工作者从“青青子衿”变成了“白发老翁”。面对这一切，除了继续做好“三套集成”省卷本的后续工作之外，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能够拒绝编纂出版他们苦苦收集到的民间文学原始资料？

怀着如火燃烧的激情以及对民间文艺事业的忠诚，我们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于2004年4月正式启动《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专项。那时的杭州，正是“江南草长，落英缤纷，群莺乱飞”，一派明媚的春光。

在实施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多少感人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以他作家的情怀与文化领袖的睿智，始终坚持将包括《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在内的“中国民间文学全书”编纂出版工作纳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并具体过问它的体例设计、出版、文本审定、封面设计，真正做到了事无巨细、精益求精，自己的文学创作却因此被束之高阁；杨亮才先生是中国民间文艺界的老同志、老领导，他不仅参与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全部策划，而且还主动承担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整体设计、并不顾七旬高龄奔走于湖北、云南、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摸底游说，直至回老家部署大理白族自治州12卷示范本的编纂工作；赵寅松是白族文化专家，他任所长的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并不从属于文联系统，但他在得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在主持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后主动请缨，不仅承担了《云南甲马集成》大理部分的编纂工作，而且还以极快的速度、较高的质量完成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大理白族自治州12卷示范本的编纂工作。他说：“抢救遗产不分内外，保护文化岂等文件经费！”这是他

的心声，也是全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的深愿；与赵寅松先生一道为示范本的编纂作出贡献的还有湖北省民协主席傅广典先生及宜昌市民协主席王作栋先生。在他们的主持下，“当阳卷”示范本的编纂亦高速优质，一锤定音。

随着河南信阳文联主席廖永亮、山东枣庄民协主席王善民、内蒙古民协主席那顺、中国政协副主席兼吉林省民协主席曹保明、江苏省徐州市民协负责人殷召义等先后加入到《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纂工作中来，早日高水平出版这些成果便成为当务之急。也在这个时刻，经过不断磋商，我们最终与知识产权出版社喜结良缘。该社有胆有识的社长董铁鹰先生与总编欧剑先生、副总编王润贵先生决定投巨资以圆这套“全书”的出版梦。这使我们感到鼓舞，也更使我们坚信中国尚有出版家，而不仅有追逐名利的出版商！促成这段良缘的是一位名叫孙昕的年轻女士。她曾在2002年与2003年两次采访过我，以报道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在无“红头文件”、无一分钱的背景下组织实施的壮举。那时，她是一名记者。2004年，她从《中国知识产权报》转调到知识产权出版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打电话了解这项工程的进展以及有关成果的出版问题。当她了解到我们虽已获中华书局斥资帮助出版《中国木版年画集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资帮助出版《中国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推介丛书》，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出版维艰之后，决定向本社领导反映抢救工程面临的困难。对此，我心存疑，而被知识产权出版社的出版家们铁肩担大义，断然允诺。

这，都是发生在21世纪春天里的故事。

在这个春天里，我十分荣幸能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最高统帅部的一名成员，并奉调协助冯骥才主席主持协会日常工作及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组织领导工作。可以说，这四年来，我是与中国民间文艺的梦想一起不断成长的。尽管衣带渐



宽、双鬓初霜，我与我的同仁们却无怨无悔，抱诚守贞，一直执著于为祖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创新、发展而努力。这是因为时刻听到来自田野的呼唤：暂先放下你的寸管，作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我亦不断被冯骥才主席对国家文化命运的关切所震撼：暂先离开你的书斋，走到人民群众中去。是的，暂先放下，是为了永远拿起——学术；一时离开，是为了不朽的存在——人民文化。

在这部洋洋3 000卷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即将问世之际，我觉得有必要对这项工作的缘起与经纬作一些简单的诠释。

关于名称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名副其实。它之所以以“中国”相冠，表明其中所收作品遍及内地及港、澳、台地区。港、澳、台地区民间故事作品入“全书”是藉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金荣华先生之力才得以实现的。这在“三套集成”时代是不可能、也是没有做到的；所谓“民间故事”沿用的是《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所使用的广义性概念，它泛指一切散文体民间口头创作，包括神话、故事、传说之属；“全书”之称，因它基本反映了中国民间故事的基本情况而定，它的确在内容、形式、地域、民族、体裁、题材等方面都比较全面、客观。以它的编纂出版为标志，中国民间故事的形象将不再残缺星碎、模糊不清。

关于关系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与“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心组织实施、全面开拓创新》中即已作过明晰的阐释：“‘抢救工程’与‘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同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承办的民间文化工程。‘抢救工程’是‘三套集成’工作的一种继承与延续，也是对‘三套集成’工作的一种拓展与深化、发展。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其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精神是一致的。在文学意义上，‘抢救工程’是对‘三套集成’的范围扩充，增加了史

诗、民间叙事长诗；在艺术意义上，‘抢救工程’增加了民间工艺美术，为‘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中缺少的相关部分作了‘补天’；在文化意义上，‘抢救工程’把‘民俗文化’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力求一网打尽，理清了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存在基础的关系。在‘抢救工程’实施过程中，还将最终完成‘三套集成’工作的遗留问题，不仅争取出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还将对历时20年的‘三套集成’进行总结、评奖，并探讨有关资料的活化与应用问题。”

也就是说，在最初的创意之中，周巍峙主席所主持的“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工程之组成部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县卷本是拟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以《中国民间文学全书》的形式加以编纂出版的。后来，由于经费方面的原因，不得不改弦易辙，决定先编纂出版县卷本《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歌谣、谚语、史诗、民间叙事长诗等则留待今后再相机启动编纂出版。显然，《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纂出版并不是平地起高楼，也不是刻意另起炉灶，它基本属于“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资料的系统编纂出版。

关于原则 在2004年3月26日至28日召开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推动会议”上，我受主席团的委托，作了《用优异的成绩编好〈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报告，对编纂出版这部“全书”提出了以下原则：1. 分批实施、推进，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全部编纂出版任务；2. 示范本先行，先编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12卷示范本及湖北省当阳卷示范本；3. 对未编过县卷本的地区进行普查并编纂县卷本；4. 对已编纂县卷本但未作过普查的地区进行普查，以补充原有县卷本资料；5. 对已作过普查并编有县卷本的地区进行补充调查，以丰富原有文本；6. 对已有少数民族文字县卷本进行翻译并补充有关资料，以编成汉语文县卷本；7. 制定体例及出版方案，进行统一编纂及集

中出版；8. 成立从中央到省、市、县的四级领导小组、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领导此项工作。虽然进度不一，但一年多来这项工作始终是按此原则实际进行的。

关于动机 我们的最初动机是：1.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当然包括对民间文学的抢救，抢救性保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2. 大量的信息表明，由于种种原因，从1984年起被搜集到的民间文学资料正面临着各种厄运：或佚失无存，或藏诸私家，或变卖造纸，或鼠啮虫蛀，或风雨侵蚀，必须加大对它们的再抢救；3. 通过《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纂出版，为日后编纂出版《中国歌谣全书》《中国谚语全书》《中国史诗集成》《中国民间叙事长诗集成》等积累经验，并最终完成“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各层级卷本的全部编纂出版；4. 为方兴未艾的故事学、传说学、神话学及类型学、母题研究等提供最生动的资料，推动这些学科的发展进步；5. 强化民间故事作品的社会应用，使之在人文精神建设、学术建设、道德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文艺建设、文化产业建设等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亲爱的朋友，《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摆放在您的案头并正一天天增高的今天，也正是全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为您祝福、供您享用的盛大节日。为了这一天，我们付出了我们应该付出的一切；为了这一天，我们为自己的正确抉择、坚定信念、审慎工作而感到自豪。

自豪，来自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光荣，展示了精神家园守望者的无私与智慧！

我们确信，春天的故事永远没有结束，她只会延伸为一次又一次秋天的收获。

2005年8月13日酷热中

于北京潘家园寓所

古今传奇话滁州（代前言）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安徽滁州分卷》（县卷本）的编纂工作，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文联、安徽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指导下，滁州市委、市政府及市政协高度重视，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经过各县、市、区政协文史委和全市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已如期完成，即将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这是继《滁州历史文化遗存》、《安徽文史资料全书——滁州卷》之后的又一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重大文化工程。它的编纂出版，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具体行动，是推进文化强市建设、打造文化滁州的又一重要成果。

—

滁州市位于安徽省东部，地理坐标在北纬 $31^{\circ}51'$ ~ $33^{\circ}13'$ 、东经 $117^{\circ}09'$ ~ $119^{\circ}13'$ 之间，俗称皖东。全市行政区域总面积1.33万平方公里，自东北向东南分别与江苏省淮安市、扬州市、南京市为邻，自南至北依次与本省马鞍山市、合肥市、淮南市、蚌埠市相依。滁州襟江（长江）带淮（淮河），交通便捷，京沪高速铁路、宁（南京）西（西安）铁路和合（合肥）宁（南京）、洛（洛阳）宁（南京）、合（合肥）蚌（蚌埠）、宁（南京）徐（徐州）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内河航道直通长江、淮河，距合肥骆岗机场、南京禄口机场约一小时车程，自古有“金陵锁钥”之称，地理位置优越，区域优势明显。

滁州历史悠久，物华天宝。远古时代经历了氏族社会，是青

莲岗文化和仰韶文化的边缘地带。夏、商、周时期，境内分布着钟离国、椒阴等部落方国。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境内为吴、楚分据，故有“楚头吴尾”之说。秦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市境属九江郡，设有曲阳、钟离、阴陵、东城等县。楚汉相争，境内曾为古战场。经历了两晋南北朝三百年的争战，到了隋初，滁州建制和城池已基本成形。南北朝梁大同二年（公元536年）境内设置南谯州。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南谯州为滁州。从此，“滁州”载入史籍。元朝创立行省制，市境属河南江北行省。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江淮地区设立凤阳府和滁州直隶州，分别辖凤阳、临淮、定远、天长和来安、全椒等县。清朝初年滁州属江南省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改属新设立的安徽省。抗日战争期间，境内是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组成部分，先后成立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淮南行政公署。1949年1月全境相继解放，同年6月成立皖北人民行政公署滁县行政区专员公署。1952年改称安徽省滁县专区。1971年改称安徽省滁县地区。1992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滁县地区，成立省辖滁州市。

滁州市现辖琅琊、南谯两区和来安、全椒、定远、凤阳四县及天长、明光两个县级市，现有人口450万，以汉族为主，其次是回族。

琅琊区因琅琊山而得名，1992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属南京都市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区，区域面积125.9平方公里。

南谯区设立于1992年12月，因古南谯州而得名。春秋战国时期，南谯属楚之椒邑。南北朝陈太建七年（公元575年）移盱眙的北谯州镇于新昌城（今滁城），始称南谯州。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南谯为滁州。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废滁州，置清流县。唐、宋、元三朝皆属清流县。明初置滁州，清流县入滁州直至清朝。

来安县地处皖东东部，环邻琅琊区、南谯区、天长市、明光市和江苏省盱眙县、六合区、浦口区。来安县历史文化悠久，西

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置建阳县，南唐升元三年（公元938年）改名为来安县至今。县名源于境内来安河。

全椒县在滁州市置县最早。西周分封诸侯，为椒国。春秋时为楚之椒邑。西汉始置全椒县。县名来源有两说：一说古时候高阳氏在椒陵山建立椒国，地点就在今县城，后又有全氏居住，西汉建县时称全椒；一说椒指小山丘，全椒即县境全部都是小山丘之意。

定远县地处皖东西部，是滁州市第一大县，人口93.8万。定远秦汉时境内曾置阴陵、东城二县和曲阳侯国。南北朝时，南梁与北魏争夺淮南之地，梁武帝于普通五年（公元524年）派定远将军曹世宗收复淮南失地，置定远郡定远县，含有安定边界收复远方失地之意。

凤阳县位于皖东北部，淮河中游南岸，北濒淮河与五河县相望，东、南部与明光市、定远县毗连，西部和西北部与淮南市、蚌埠市接壤。县境古为淮夷之地，春秋时为钟离子国，后有钟离、蚕离、燕、中立等县名。隋朝增设濠州，置钟离县。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改钟离县为临淮县。洪武七年，割临淮县四个乡设置凤阳县。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临淮县并入凤阳县。凤阳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是全国农业“大包干”的发源地，是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

天长市地处皖东最东部，是安徽省的东大门。天长正式置县为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为纪念玄宗李隆基生日，将每年的八月五日定为千秋节，并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割江都、六合、高邮三县地置千秋县”。天宝七年，改千秋节为天长节，千秋县随之易名天长县。1993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天长县设天长市。

明光市地处皖东北部，原名嘉山县，汉代分属盱眙、淮陵县地，属临淮郡。南朝时宋置睢陵县。北魏改名睢阳县，属济阴郡。北齐改为池南县，南陈复名睢陵县，北周初改为招义县，后又改

为化明县，属钟离郡。唐朝时复名招义，属濠州。宋朝改为招信县。元朝并招信县入盱眙。明朝属凤阳府，清朝直隶泗州。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十一月，置嘉山县。1994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嘉山县设明光市。

光阴荏苒，世事变迁。今日滁州，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正全面加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奋力冲刺安徽省第一方阵，为打造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实力雄厚、魅力彰显、活力迸发、文化繁荣、和谐幸福的新滁州而努力！

二

滁州是“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文史之乡。大量的风物传说依附于滁州的秀山丽水和名胜古迹，构成了一幅幅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珠联璧合的瑰丽长廊，无论是“蔚然深秀”的琅琊山、醉翁亭，还是沧桑古朴的凤阳中都城、龙兴寺；无论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家乡全椒老街，还是“斯人已逝”的楚汉战场遗址……都蕴藏着许许多多优美神奇的传说故事。加之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浩如烟海的诗文题刻、胜境名文，更使这些传说斑斓多彩，广为流传。而风物传说大多又与历史名人的行迹相关相连，有的记述了一段历史事件的片断碎影，有的叙说了某些名胜古迹的由来，有的展示了当地的风俗民情……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状貌和深层的历史文化背景。本卷中的许多风物传说，不仅具有一定的史料研究价值，同样是当今旅游文化宣传中值得彰显和推介的精彩篇章。

仅以琅琊山、醉翁亭为例。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在长江北岸的丛中避难寓居，后南渡建康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后，便赐曾经避难的这片山野为琅琊山。公元1045年，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贬任滁州太守，写下了千古绝唱《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滁之山水得欧公之文而愈光”。文以山丽，山以文传，琅琊山声名日隆，“文以地生辉，地以文益秀”，王安

石、曾巩、宋濂、文征明、王世贞等著名文人及达官显贵都在此留下了足迹。山中唐、宋以来的摩崖石刻约有数百处之多，琅琊山因此拥有了“蓬莱之后无别山”、“中华第一文山”的美誉。

在浩瀚的民间传说故事中，历史人物传说一般而言是当地民间百姓依据某一具体人物业绩或遭遇进行创作的一种口头文学体裁，历史上著名的英雄和文化名人，在民间都留下了关于他们不平凡的人生故事和传说。滁州人杰地灵，自古群英荟萃，名士迭出，留下了许多历经岁月更迭而仍然熠熠生辉的传奇故事。如“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的东吴名将鲁肃；明大义、敢直言、察民情、有口皆碑的南宋名相董槐；“执法如山，恤民为本”的黑脸包公；“天长地久，代代兰芬”的天长状元戴兰芬；“文武兼资，六艺旁通”的科学才女王贞仪；“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全椒吴氏宗族等等。尤其是六百多年前率领农民起义、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帝制统一中国的朱元璋，其史传和民传林林总总，盛传不衰。关于这位传奇皇帝的故事很多，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有不同的版本，但许多原创传说源于滁州，尤其是起义前从出生、放牛、剃度为僧、托钵流浪到投奔郭子兴红巾军的传说故事，这些描述他少年时代聪明、勇敢、反叛的故事，大都在滁州地域最早传播，明光、凤阳两地流传尤广。我国著名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滁州全椒人，相传这位有着“多灾多难的青年、发奋有为的壮年、穷困潦倒的晚年”的乡党是在广采民间传说的基础上，以若干自成单元的故事撰写成这部巨著的。三百多年来，《儒林外史》以各种文本传播世界，由此可见民间文学的艺术魅力。在吴敬梓故乡的笔峰山下，襄水之畔，至今还流传着吴敬梓当年撰写《儒林外史》的故事以及《儒林外史》故事中的故事……

滁州，更是一块英雄的土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中，曾占有重要地位，做出过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皖东，作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流光

溢彩的英雄史诗。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如刘少奇、陈毅、罗炳辉、徐海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都曾在这里留下光辉的足迹。他们大智大勇、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故事，至今还在皖东大地广为流传。这些作品在艺术风格上，继承了民间口头文学某些表现手法，语言质朴简练，节奏明快，单刀直入，朗朗上口，许多故事富有传奇性，情节曲折，引人入胜。无疑，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今天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滁州自古以农业为主，因此这块土地自然而然地成了反映滁州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传播区，大量的民间故事在这里不断孕育产生，世代传承。从滁州民间故事的种类来看，除了上述几类富有地域、人文特色的民间传说和革命斗争故事外，和其他地方一样，无一例外地也产生了许多民俗故事、风情故事、笑话故事和鬼狐精怪故事等等。一个个历史人物的成长过程和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有价值的事件，都成为当地群众讴歌、崇尚、褒扬或咒骂、讽刺、鞭笞的创作源泉。无数知名不知名的百姓坊间口头创作，经过长期辗转流传中的不断演绎、加工，凝聚着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代表着民间百姓的志趣和愿望，代代在民间广为流传。尽管其中一些作品不可避免地留存着历史与时代的烙印，甚至存在着某些瑕疵，但从主流上看，它是一个地方悠久历史文化和浓郁地域风情的反映与折射，多少年来，其价值理念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伦理道德、审美意识以及生产生活产生着巨大的潜移默化作用。同时，它也间接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轨迹与社会风貌的嬗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反映滁州社会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这些民间故事中所传递的符号信息，今天仍不为过时，它朴素的语言和平实的情节，比起某些夸张、矫情的说教，似乎更能够浸染和净化人们的心灵世界。

三

文学，作为一种表达人类情感的艺术载体，有雅俗之分而不



该有尊贱之别。作为口承的民族文化遗产的民间故事，自古以来就与人民群众有着难以分割的血缘关系，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很好地证明了它自身蓬勃的活力和恒久的魅力。

对于传统民间故事的传承方式，滁州人习惯称之为“讲故事”、“讲古经”、“唱书”、“说书”，在乡间尤盛。春天的田头，夏天的树下，秋天的稻场，冬天的灯下，凡有几个人闲暇坐在一起，总会有人挑头讲故事，或古或今，或庄或谐，或荤或素，有人喜欢讲，有人乐意听，“故事会”便衍生为滁州一道实实在在的民间文化风景线。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滁州涌现出一批民间文艺家和故事家，如缪文渭、姬树明、吴腾凤、俞凤斌、郭瑞年、袁戈凤、汪宗文、丁加胜、武佩河、夏玉润、徐宏耀、张华、贡明广、王明义、武峻、宫开理、贡发芹、华文邦等，他们有志于民间文学事业，长期深入民间，不间断进行民间故事搜集整理，积极参加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民间文学大普查。二十一世纪伊始，在时任滁州市文化局局长俞凤斌的组织下，各县市区民间文艺工作者共同努力，正式出版了《安徽民间故事集成·滁州分册·县卷本》（共10本）。对于这些执著守护民间文化遗产并默默进行抢救的文化人，我们应该予以赞扬和铭记。

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劳动人民情感和历史文化综合的精神载体，是地域民俗风情的结晶。它发源于民间，传播于民众，是百姓积累、相传的精神财富和寄托。它像一壶自酿的家酒，虽不名贵却醇香宜人；它像一束幽谷的山花，虽不娇艳却馥郁芳香；它又像散落在海滩上的珠贝、攀结于山林中的野珍，美丽珍贵而又鲜为人识。由于过去都是赖以口头相传，因传播年代久远和社会迅速发展，许多生动而古老的故事，已经或正在失传、散落，这是让人深感遗憾和痛心的。为了保护这些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了抢救、收集、整理出版《中国民间故事全书》这一功在当代、泽被深远的巨大文化